

説  
鈴

14
347
12



門  
號  
卷  
12  
147

談往

改元宜慎

花村看行侍者偶錄

國家以改元為重然歷世無窮美名有限遂有前後相復之嫌最可鄙者晉惠六同漢號一同吳號漢哀之太初晉元之建武魏孝之永興唐肅之上元皆自同一代之號乾德蜀號也因官人鑑背而始知隆興偽號也因曾布日錄而後見然所當避者不止重複一節如謚法康定靖康之類是也如陵名熙寧崇寧皆同劉宋陵名是也又不可蹈襲宮名如宣和乃契丹宮門之名徽欽至彼見額而始悔是也是以當國改元最宜博洽之士如永樂乃前涼張重華宋方臘及南唐賊張遇賢所僭年號隆慶乃金國宮名當時

無一人記憶何也宋太宗謂宰相須用讀書人豈虛語哉又當詳考國運如宋改治平而說者謂火炆不宜用水則我朝土德不宜用木犯之有耗損元氣之嫌又當察國姓如周高祖姓宇文改元宣政當時以為七日是也又當詳避國號如唐禕宗改元廣明當時以為唐去其口而著黃家日月後果為黃巢所篡大率離合之識深微而雜遘最宜熟察桓立改元大亨譏者云一人二月了果二月而乘輿反正于江陵齊後主改元隆化以為降死隨煬帝改元大業以為大苦來齊顛祖改元天保謂一人只十果十年而終宋徽宗改元宣和云一宋有二日果徽欽同帝欽宗改元靖康謂十二月果周歲為金撝云他若炎興應司馬之名升平有不滿斗之謠大定若數足而則天改之昌宗乃二日亦李議之成為負

戈美為犬羊亨為亨不成而神宗避之純熙旁也而孝宗更之泰昌亦二日也而是年天啟繼之崇禎山也而歷於一宗之首隆武乃降止也一年而唐王即敗國家興替有大數存焉而建元議號不可不詳慎也

無不下不藉斯也  
為小制也中一平而惠王明頗固  
泰昌亦二日山而昇平天斯  
又美為大半亭其車水而斯其

門額北識

蘆溝之曉月為畿輔八景之一三百年來貨財輻集出入停駐闌  
閤區也自崇禎踐祚日漸凌夷至八九年間竟成瓦礫荒埭建議  
者曰南北咽喉久東西遠曠宜設兵以守橋更築城以衛兵於是  
當橋之北燒磚運石規里許為斗城局制雖小百雉墉墉屹然大  
鍵閤矣其創造營建為丁丑年名拱北設泰將府以控扼自朝至  
暮為榮趨赴任為述職還朝與夫商賈輿販驢馬車輿悉貫中街  
而驅馳仰見觀京之門題曰順治祝民也俯南之門題曰永昌祝  
國也當日人情初無驚異殊特以為新奇有創初無駭目震耳以  
休祥有別不出幾年璇樓鳳閣變為萑苻潢池帝隨城殉永昌二  
字李闖襲之改元茂崇禎而弁置之奇矣我朝順治又大一統

而定河山追隆古而軼漢唐宋與明先幾而為之識者寧不令人  
咋舌而三嘆也今永昌之額雖以鏤鑿前明鞏固憂思兩題預識  
不能為子孫侈億萬載之宏謨專代為總周寫春王正月之新編  
數之奇兆之先默默彼蒼視朝端頌畫象庶觀瞻如盲瞽乎曾簡  
秘笈所載梁唐漢周五代時汴梁建業等處小民口語矜尚一趙  
字凡應答之間必大敬曰趙當時疑訪致殺趙運樞一門後見陳  
橋兵變方知為兩宋發祥也今崇禎末年京師與吳下市廛口語  
皆曰宋阿罩後至李賊破城帝后並縊竟以天下送之李之小字  
曰棗兒訛言傳送阿罩者以上報讀去教也寧非天已默定固知  
謠歌非無謂而發

### 搗錢造鈔

明朝京師錢價紋銀壹兩買錢六百其貴賤在零幾與十之  
崇禎踐祚與日俱遷至十六年癸未竟賣至二千矣夏秋間二千  
幾百矣宣問由來云私錢搗入過多乃於九門特點御史嚴察督  
理街坊錢桌有私錢一文答三十二文徒一年三文遣戍四文斬  
首其價額遵隆萬以來舊例多一文亦斬復勅工部設石曰鐵杆  
一見私錢不暇入爐鎔化即刻搗碎以滅其影恨之也九門搜簡  
有挾入進城必斬小民貿易存剩勅令送入御史臺獎之令至嚴  
也曰設於門柝懸於白官坐吏守自朝至暮半月來小民無捨錢  
之俠腸販商無觸網之痴棍清對無聊西臺正務各欲自幹巡方  
乃出自己橐買私錢搗之辰出午飯必欲班役持錢四五千搗確

兩番將碎錢銅未積於杵臼之間為人觀看匝月後各舉報命云私錢收盡額外一文不敢增民皆遵制矣然皆塞責之詞民間之錢價下趨更甚也凡賣換錢鋪對面現付必如欵限如一兩應買二千四百其一千八百則於桌下私授或少轉再取以嚴衛多人曾有照常交易擒去梟首故耳時有保舉生員蔣臣盛言錢鈔因召對中左門奏行銅鈔每重半斤准當銀壹兩帝以為費乃決意行紙鈔時有省臣條議紙鈔有十便十妙之說一曰造之之本省二曰行之之途廣三曰齎之也輕四曰藏之也簡五曰無成色之好醜六曰無稱兌之輕重七曰革銀匠之奸偷八曰杜盜賊之窺伺九曰錢不用而用鈔其銅盡鑄軍器十曰鈔法大行民間貨買并可不用銀銀不用而專用鈔天下之銀竟可盡實內帑聖旨喜

允立刻造鈔押令工部領取儀制司所藏鄉會中式硃墨二卷與直省文宗科歲解部優劣試牘為鈔質之資本限日搭廠撥官選匠計工如有阻其事者法同十惡罪欵工部查二祖時故則造鈔工料紙六皮四皮者樺皮也產於遼東有紙無皮無從起工乃令工部召商工部仍以庫洗為辭正擬議間忽報流賊決意渡河欲犯京師已之此崇禎十六年十二月中事也

科臣建議一二襲取三四實政五六民不欺七八世無盜九富十強策果大奇

十載果果大帝  
林至東難一二葉項三四實越五六列不棋七八毋無登大富  
蘇京時心之北崇蘇十六平十二月中事也  
工時各商工時心以車出為輪五器器間感購器難知意致所怒  
工林於六太四太春輯太也數許數東亦旗無也無許法工亦今  
五信工以亦其車亦同十惡罪疑工時查二所却也限數也  
直首文宗梓歲補暗對家始勳為趣實之資本所日發難難事數  
次立後數燈明令工時餘項謝師臣所難難會中左紅墨二卷與

兩獄翻案

崇禎帝踐祚壬午以後兇惡警報司禮為閣想不敢盡傳帝亦負  
氣疾羣滿目奸貪盡人攜貳魯見兩次廷讞俱以怒恨悲泣傾翻  
輔座揮淚回宮迷之真堪浩嘆十六年六月初一日宜興周相國  
歸里西臺蔣拱宸疏糾文選吳昌時同內閣周廷儒朋黨為奸七  
月二十五日帝御文華殿親鞠情事宣取東殿錦衣衛全套刑具  
前廷儒視師通州題請隨身各官兵科方士亮兵部尹民典皆與  
審名皆疏中所及也昌時受刑銅夾折脛通賄招權一一承認當  
見氣絕方止刑乃呼廷儒門客布衣董廷獻怒殺下詢周廷儒在  
然日得銀起用為幾人為何人曰不記也時御几有縉紳一簿自  
上擲下則福寧道施元微一葉向上遂指奏曰福寧道施元微是

也時遂緹騎南下昌時醒回亦撼拱宸曰羅山大敗皇上發銀三千  
千往邊口收贖難民難婦兵部又差護救官兵二千名後兵銀俱  
無隻影爾固隨征亦仍以飛報大捷奏非欺君而何拱宸曰羅山  
敗北初交兵時固有失銀等事後各將用命仍復大捷帝為震怒  
恨殺高喝曰那有敗而再捷之理喊殺打司刑璫寺將拱宸當頭  
一擊官帽破裂拱宸亦悶絕伏地時帝憤恨氣塞拍案嘆噫推翻  
御案迅爾回宮跪審諸臣罪案未定錦衣堂官慮即覆審悉登名  
繫獄至十二月初七日五更昌時棄市從儒賜緘董廷獻與方士  
亮尹民興併後逮進施元徵羈獄候命流賊破城後各逃出入本  
年九月鳳督馬士英奏解土堡鄉勇劉鞭子擒獲李闖所選起任  
偽官八人士英時留活口解京獻俘帝欲親訊賊中情事於中左

問臨御獄決先問何府縣人民對以湖廣荊州府人居多帝曰荊  
州不破何皆從賊內萬姓者吭殺上言曰荊州城池舊年十二月  
失陷今皆為賊巢帝驚訝急問曰惠王安在王係親叔時復應曰  
先已走出今不知何往蓋張獻忠執襄王于襄陽楊嗣昌服金自  
宗室為扶本王者昌言獻賊必來荊州必不能守不如早出以全  
性命竟先潛逃撫臣王永祿懲嗣昌之疏以其事啓惠王王亦即  
日出城避入深山中人恐為王故賊兵搜入道之他往乃登帝  
舟挽泊江畔有舊臺中翁上獻率荊州士民復驅之南流下江帝  
大駭頓足掩淚哭失殺推翻案桌而進竟忘為獻俘事矣行刑各  
執事以不得旨而散賊官八人仍繫獄後警報日甚夫司寇不復  
題請明年三月十九日城破殺釋八賊官去見李闖訴言前因自  
成曰崇禎帝爾等之大恩人也今梓宮在東牆缺去爰臨復令兵  
押赴有不拜哭者囑咐殺之內有一辛酉舉人姓鄧哭之極哀賞



焉

登帝廷接聖語皆大吉慶事而乃施之刑罰就戮之人犯顛倒極矣

兩朔無臣

廷臣待漏待天子也仍恐天子早臨先天子而待漏也待漏之時鼓未嚴鼓嚴而班肅矣班肅而鐘鳴鐘歌而聖駕登殿靜鞭响矣鞭响之刻兩班文武有容無息有氣無聲仰瞻殿陛祇見千百紅袍掖袖傳令耳聽鴻臚鼓裏心驚科道糾喝而已惟癸未年正月之朔聖駕升殿文班止一首揆武班止一勳臣首揆面奏諸臣以坐門勞苦起稍遲又為鳴鐘舊例鐘鳴東西長安門俱閉今朝臣自皆擁積在外因傳諭啓門到者仍寥寥鴻臚未可唱齊班久之來者喘急神驚作倉遽奔走狀十少四五勉成禮焉首揆上揭云政本怠弛以致羣臣慢悞乞奪俸自臣等始得旨姑免甲申年正月朔聖駕更早止一大金吾立班時鐘鼓已絕金吾啓奏朝臣不

聞鐘鼓以為聖駕未出來者蓋遲今再鳴鐘遠近聞之自皆疾趨乃諭鳴鐘扣且不歇門永不閉又久之卒無至者乃欲先謁太廟然後受朝呼駕鸞輿時久一無所備駕輿馬與立仗馬約用錢百忙取長安門外朝臣坐來之馬悉為驅入端門備駕鸞輿將登輦矣司禮又恐外入之馬不馴有嚙蹄之恐奏止之再傳諭朝賀後拜廟仍陞座以候文武官從東西長安門入者竟不得過中門以天顏正視也文則直入武班從端頭下偃倭而入東班武亦直入文班從端頭下蹲俯而入兩班以文寓多西城武居俱東城之故有新科榜眼宋之繩其武之父名劼召對稱旨寵任職方贊畫品最高偉為龜行而過東班成禮後聖駕入廟六品以下不應陪祭者馬以掠入率皆攜手步歸不祥極矣不滿百日此座已讓自

成鳴鐘伐鼓改國改年兩班文武仍是擁簇不去今日之辰星視他日之彈冠為懶為勤為玩為慎皆一人為之也何二心若是故詩曰毋貳爾心朝經廢弛至此已極天下安得不壞

兩讞兩朔血性男子讀過當為淚下而掩卷長嘆也  
樓房於東華門外北大街初五日辰刻與觀武事者未幾登樓  
該酒米食樽器用件件齊備午未二刻訪官內官本城西臺於大  
房小房有戶通出入處悉做紅封修其兩後門仍可啓名色也先  
三日正街兩傍五府發樂軍戎裝執刀齊肩對立有大開門  
更約二十餘里約用軍士六十萬中間四處為街道稍有高低具  
真平開大黃浦細黃泥人不尋行番望宮諸坐沐紅紙紅泥一  
街各街寶堆書院東華門外行人或樓上者為小款為細語助

壬午四月初行大社禮方澤在城北艮方先一月掃除十日前位  
置各當凡簋簋饔豆鷄黍與笙磬鐘鼓俱用黃紗籠覆恐人  
指膩近染也薰沐處亦先十日試湯問禮之士縱往觀焉至期親  
樓房於東華門外北大街初五日辰刻與觀盛事者束身登樓者  
核酒米衾褥器用件件齊備午未二刻坊官內官本城西臺於大  
房小房有戶通出入處悉緘紅封跨其兩掖門仍可塔名色也先  
三日正街兩傍五府撥禁軍戎裝執刀齊肩對立自大明門至地  
壇約三十餘里約用軍士六十萬中閭四丈為街道稍有高低俱  
填平滿上復鋪細黃泥人不得行墻壁憲牆塗抹紅紙紅泥一切  
街巷街竇堆當戰車禁六畜行人藏樓上者為小飲為細語勅諭

地壇社祭

壬午四月初行大社禮方澤在城北艮方先一月掃除十日前位  
置各當凡簋簋饔豆鷄黍與笙磬鐘鼓俱用黃紗籠覆恐人  
指膩近染也薰沐處亦先十日試湯問禮之士縱往觀焉至期親  
樓房於東華門外北大街初五日辰刻與觀盛事者束身登樓者  
核酒米衾褥器用件件齊備午未二刻坊官內官本城西臺於大  
房小房有戶通出入處悉緘紅封跨其兩掖門仍可塔名色也先  
三日正街兩傍五府撥禁軍戎裝執刀齊肩對立自大明門至地  
壇約三十餘里約用軍士六十萬中閭四丈為街道稍有高低俱  
填平滿上復鋪細黃泥人不得行墻壁憲牆塗抹紅紙紅泥一切  
街巷街竇堆當戰車禁六畜行人藏樓上者為小飲為細語勅諭

者高脚牌與口宣室主人不停駕也更初馬駕先過即太祖之神  
位樂器如民間嘖嘖以二十四馬駕輦而行執事人後皆紅笠軍  
帽隨後接踵舉朝之勳戚文武瑞寺金吾燈光照耀擁護沸騰如  
浪潮湧順行向北無一逆行亦無一刻停止二更餘鹵簿大駕過  
矣萬火閃爍塵埃蒙混不甚辨五色欲觀駕者各養精蓄銳注閱  
回鑿就枕求寐至銜坊終宵喧闐馬不歇初六黎明馬駕先四  
即灌以降即微行旋廟朱鉞黃麾錦旗繡幢約千餘人少頃八象  
滿跚而來霞帔被身寶帶圍腰大小明鏡垂懸項側背負洒金朱  
漆胡蘆巍然雅步故為震蕩其音珊珊鏗鏘令人喝采以為喜過  
此勢將極聞報入大內之飛騎如燕掠地刻過四五軍戎儀衛各  
為飭誌坊官甲長復洒黃沙裨將騎逐叱戒轄屬兵丁侍立對偶

凝儼端肅如土範木粧千官百長介冑班行甲馬仗馬結隊鷓立  
不依位次各執器械旌旗辟易劍佩雍和黃金肘後白玉腰垂時  
旭光初出目力渴燥一物一事情與神會如山陰道上應接不暇  
也祇見自北而來者天樞地軸日幢月麾山旌海旂較壁金精寶  
頂九簷深傘珠纓聯結璽纒較呼悠遠節號綿長朱杞藤條之甲  
士提鈴喚號之紅軍介夾其間又龍旂鳳帶虎彝豹尾青萍朱戟  
金鉞銀牙鐙杖骨朵响節儀鎗奚啻萬對人各捧一行行隊隊簇  
簇陣陣較從履小氣從鼻息遙聞簫韶之奏中和之樂餘響先聞  
沓雜入耳華其器而華其飾選其較而選其人不知幾千百偶跨  
馬行奏過此皆為宮扇方圓正側長短橫斜制度不一粉白玄青  
媽紅閃綠色澤各別龍翔鳳舞梭織針繡至於日月鏤銘山河繪

藻彪虬飛走仙佛離奇風雲聚會金片銀絲形變萬端工奇百換  
接見辟寒菡香諸具高彞周鼎金猊碧墨與夫獅犀鳧雀供置尊  
崇几桌捧檟貴執寺璫雖未可云萬千而過目不了但見氤氳升  
天光浮燦爛觸鼻原非入腦聞馨絕不聞香此係外國貢獻又異  
方奇料合成者也至軍器特臨又作改觀弓弩劍戟明炫奪目復  
累千成隊集對多儀有云凡近鸞輿之斧鉞皆木質金裝以脩美  
觀事未可知鼓鼗漸嚴玉輅大輅步輦象輦皆黃絹為幌有兩墨  
色曲柄小傘在前為朝廷所坐大鼓旗纛在後按步疾行如水面  
平移下用一百六十輿夫肩背無高下三里一更其力前有數十  
中涓扛捧金龍紅橋一座為輦前升降所由前後兩傍宮扇斜掩  
羽旄對障非樓觀不可後則內豎貂璫擁簇追隨如紅雲蔽天更

不知幾千百也龍輦塵遠兩街萬戶漸次開闢主客賓朋征逐四  
散如春社酒闌矣

好奇滋弊

癸未十六年十一月二十六日崇禎帝於大雪中御皇極門朝儀  
已畢聖駕不興異之乃召吏兵二部堂上官宣諭曰文選職方文  
武用人之地今文選用沈自彰職方用張法孔兩尚書承旨聖駕  
方旋宮不知沈張何如人也亟查履歷沈為辛丑進士字方揚戊  
辰年以同鄉致仕本京人猶在二十七日見朝二十八日罷任為  
張為庚戌進士字九劬丁丑年以四川左藩拾遺者雲南人存之  
未卜方即現有王永積竟不為永積地另銓一人矣十二月初七  
日召對兵部堂司官為司禮秉筆王之後弟之仁欲得浙江總兵  
大小司馬已延挨一年之後促聖駕臨中左門成其事也傳下與  
職方司郎中特御凡上已粘張法孔名字不顧雲南遠在萬里王

永積承旨跪上問曰浙江廣東兩省總兵為何許久不推永積震  
恐惶悚操吳音對曰無功夫聖上復曰浙廣兩地雖係腹裡總兵  
原一日不可少着即推上來又復言曰着即日就推如是便退無  
甚過責時為上午至申刻忽接嚴諭下却會推總兵爾兵却緊要  
事何云無功夫且無功夫三字是何言語着回話此王之俊又恐  
兵部將之仁事閣置聖上大為所勝罷即此上諭未知曾經御覽  
否王永積無奈當晚三更同堂司官科道幾人會推其題浙正則  
列王之仁廣正則孫某陪為宋駟聊舉職級近似不知其為誰品  
者俾內六日浙點正推廣點陪推馬雖示不測聖上固覺其中之  
故也宋係鳳陽帶銜副總一文不破天降粵鎮亦夢想所不及者  
矣至沈張特用之由方岳貢初大拜進閣面聖以小指開天下清

官三十人沈張承首故有二十六日之面諭又楚人言此沈張兩  
位一為方岳修父諸生之恩主一為高修白為諸生時之恩主原  
非無為而發座次序中則尚書侍郎庚辰科廷試放榜後召對二甲進士觀相貌贊辯欽定四衙門  
即日理正須日夕同堂官司查核科理堂各另設仍開  
蔣討原部屬姚宗衡葛世振孫一脈劉趙三人趙王森嚴似  
祖  
六科原部屬宣國柱黃雲師胡周原一人周正儒  
十三道原部屬馬垣登陳羽白魏景琦原一人吳邦臣  
吏部原部屬驗封司董國祥稽勳司顏平  
兵部原部屬武選司葛奇祚職方司張朝經蔡廷明田有年武

庫司盧若騰錢志騶陳纘原和州呂陽

公座爭執

崇禎帝差司禮監張彞憲總理工部時司工之員侍郎高弘圖上言臣部衙門公座次序中則尚書傍兩侍叩禮也今又奉差總理似宜另設衙門臣部無兩尚書之理奉旨切責謂工部營造皆軍興重務彞憲總理正須日夕同堂官司查核料理豈容另設仍開推委弘圖又以體統禮制所關疏凡七上終格不允彞憲限日到任矣弘圖於兩日前修葺公座椅案檯以不乾之油漆一堂兩侍椅桌儼存其如不可以衣冠就手腕按何彞憲無奈於川堂後升座舊小椅桌無陪無侍一人獨到任焉弘圖於是削籍劾稱亦夫著又寵用三科武舉陳荅新特授吏科給事中時掌科福建人顏總祖上言吏科祖制諫臣七員其公座椅案亦七副無容增減從



來新授科臣到任必共陪坐其間新舊坐次必上頂其原缺從未  
有空位無敢越次祖制體統然也今科臣七人適又盈濟皇上欲  
添設一人到科合勅禮部撥制戶部廢價工部差工造成椅桌一  
副啓新方得安身於科房從事奉旨舊套該部議奏而已若候三  
部奏覆啓新畢世不得入科宦心殷熱又聽班後怨懣冒昧而來  
總祖七人先為據坐無公案科廊甚窄無隙地啓新無奈聊取低  
臺馬櫬挨簷側座總祖與六人俱正位面西談論不休啓新默坐  
半日無一人與接談長安中一時稱快必皆十年間事在陳啓新  
既登首垣自宜以軍國大政開談或泰一大貪夫奸之八座以見  
丰裁數日間噤舌寒蟬平素無積籌可知時為祖陵地陷土坑巖  
諭廷臣禁止宴會穿素服彼獨遵制不茹葷酒朝服煖耳俱以青

布為之然人猶有嚴憚之意一日忽具目擊駭奏一疏謂今早入  
朝時當五鼓見科臣章正宸赴筵席散打恭上馬身絛禁臣先為  
不遵聖諭恣情酒食宜加處分以儆官邪旨則着某自行回話章  
正宸奏曰打恭上馬有也非席散送客飲酒一杯有也非赴筵歛  
賓啓新但見微臣片時酒意而未審微臣從前之謹恪也臣量消  
滴一杯竟醉臣心最小每當朝期五夜不寐趨朝太早知朝門未  
啓於素不識而之家貯立片時霜寒露冷之甚見桌上有酒偶飲  
一杯聞有環珮聲來待漏有人矣急趨出戶適遇啓新以實事告  
臣以實情奏兩無欺也但貪杯兩字臣不免耳奉聖旨姑免究自  
此以後為滿朝人窺測底裡不過三家村伎倆與乳口臭之識見  
帝實誤用天垣寵錫負乘貽羞後以匿喪拿究逃入海涯亡國而



象望而知典型大老第五六班之印屬前不能攀援宜與速接一  
談後皆為教坊司嘖嘖與舞鼓喧闐同班中亦曾雜譁嘆之極人  
衆語煩之故堂之東與川堂皆叢聚僧人道人均五六百奉經鼓  
木魚敲如野田中百萬青蛙耳為之聾報復明後仍四叩易吉服  
大宗伯林欲揖時年雖八十六歲耳目行在間絕不作老狀肅就  
主位揖進升堂金玉橫腰絳緋奪目威儀態度登降祥和秩秩濟  
躋彬彬雍雍之極自宰執至御或不下三十餘位一朝耆舊具在  
也誰知明年此日李自成盤踞皇城殿宇金星斗號宗伯堂一片  
清涼竟成炎海今日而日叩拜諸人竟有一半在內仍是奔馳不  
遑真所謂廉恥道喪人心昏昧終古如長夜矣

票擬部覆

永平府北鄙一帶右古曹瑯等處皆衝邊督撫道鎮鱗集櫛比至  
周密也崇禎十五年十月初十熈子嶺汛將旬日餘壽誕會飲致  
此兵入保大廣河間報陷兵垣魯應選時最錚錚首建策航海攻  
心等事謂造船三千選兵六萬登萊岸渡入三韓在內知之必速  
歸救實勝筭也端揆票擬奉旨下部嘉計畫之妙制敵之奇該部  
看議速奏此疏到科例應分抄工兵二部時少司空陳必謙署篆  
司官呈覆曰科臣建築安邦臣敢後時供令但會典舊例因兵事  
興工者同兵部分理其後令計造船三千裝載貔貅六萬瀚海收  
功其舡隻臣部應認造船一千五百餘乞嚴飭兵部協力襄奉以  
便揚帆云云端揆票擬奉旨下部准照會典着同兵部分頭起工

而擔責料費半卸於兵部矣然估計營造仍是工部職掌造舡三千每隻該銀二千共應支六百萬因上價值流曰舡用航海內又屯兵須萬分堅固臣部與兵部朋肩營造亦需三百萬金錢奈今外輸途梗內藏洗竭日夕躊躇事又在必行計有河南開封歸德等府積欠本部料價銀五百萬合將此項聽臣那借以為造船工本可也時河南等處城郭人民蕩析無存端揆票擬奉旨下部特嚴馬上差人限日起解共勦軍國大事依允其那借以供造舡之費工部移咨兵部謂奉造船航海攻心應仰貼本部料食工價估計銀三百萬兩今限日起工置辦需候乞早為撥付萬毋稽遲致誤軍機等語特大司馬張國維號玉筍方日夕召對慮禍不測方司案呈亦照工部覆奏曰用兵造船臣部自應趨先但三百萬金錢非撙措可就

臣部庫藏原無積儲况今外解阻絕巧婦不能為無米之炊臣查鳳陽徐州等處積欠臣部馬價四百餘萬兩催其陸續先解以應工部繼看此係現在正額無煩設處更欲需延數月者時鳳陽等處錢穀烏鵲無存端揆票擬奉旨下部允其督催鳳陽馬價立限起解即日撥付工部協助船工之費矣工部初意欲向兵部撥移幾萬為賞軍募士等事別項費用不謂兵部亦奉俞旨止照題覆旨意付一空文竟同本部之游戲閒談乃乞憐大司農回咨謂山東路梗刻刻有庚癸之虞自救不暇轉叩同卿又以勤王四集罔蔽與廐肆皆空乃告窘於江米巷紬店各齋令執票與本州縣官庫兌銀應者及百上下書簿而已亦以零星而止時為閏十一月中旬山東連破東兗二府州縣在所不計造船工價兩奉俞旨毫無著落事則

究歸工部又恐建議省臣責其泄泄從事乃為脫卸之謀以神變  
化另上疏曰造船之費兩部雖有成議奈九門畫閉工商裹足油  
釘板木無從置買工匠斃工亦無覓顧而行兵之事又刻不容緩  
如之奈何即造於津造於通奈路絕往來無從下手處為今之計  
臣部遠題都水司主事前往淮安船廠督造漕船令無勅令帶往  
廠中則物料現係匠工叢湧計日蒞任可以指日造成省臣不徒  
托空言也端揆票擬奉旨下部又允其就便鳩工課督營造着另  
加勅以重事權矣時為十二月初旬聖旨與部覆將三千號海船  
並未給付厘毫資本事已責在船廠主事一身若非金蟬神脫寧  
不畏科臣糾搆計固有最方虛而切理者談之侃侃聽之鑿鑿更  
非若司馬司空之畫餅充飢其疏言曰造船攻心省臣妙算同仇

之恨素所劇心但臣所督造者由關運糧腹裡之船非衝風破浪  
航海之船也海船與腹裡板木不同釘搭不同樣式不同航舵不  
同索纜器用不同操駕運動不同今欲造此必須資材於關廣營  
造於海峽而勅彼處兩撫勒限督程即從海上駕往而北震起國  
威實觀中興盛舉因材因地因人理勢之所必然非敢膜外視卸  
擔避也端揆票擬奉旨下部准移勅兩廣總制與福建巡撫着即  
選材集匠計日報工以抒西北之憂京師倒懸之急舊例臺省奏  
疏不論五日得旨部屬言事定須候旨匝月此旨得之於十六年  
二月初旬都察院請勅移咨又為二月終矣是年九月初閩廣兩  
院沈猶龍張肯堂會疏中極讚省臣之策極妙後言臣等拮据料  
理庀材舉谷選工蛋戶一勞永逸涵雪從前為皇上煥中興之業

省臣建不世之勛正在造船奮往似無容中止但今北地寧謐海  
宇澄清閩粵荒疲難堪重役造船浩費極為勞民傷財不必行可  
也端揆票擬奉旨下部聖旨是臺省之條議部曹之覆核與內閣  
之票擬相為遊戲以度歲月當寧一席直假偏耳

風雷疫癘

崇禎十六年七月二十三日雷震太廟電震風雨終夜不息明辰  
榻柵毀裂爐燭臺座無不傾倒并龕內神主亦俱殞跌在地主牌  
以寶金造成后冠係珠寶結就外有雕龍沉香匣套額費三萬金  
時茶擲顛倒中簡出兩空匣英廟與張后者查係司之者私竊廠  
家斬之勅禮工二部重葺廟宇太常祭告以妥先靈識者知為不  
祥又八月至十月京城內外病稱瘡瘡貴賤長幼呼病即亡不留  
片刻兵科曹良直古遺正與客對談舉茶打恭不起而殞兵部朱  
希萊念祖拜客急回入室而殞宜興吳彥昇授溫州通判方欲登  
舟一介先亡一介為之買棺久之不歸已卒於棺木店有同寓友  
鮑姓者勸吳移寓鮑負行李旋入新遷吳畧後至見鮑已殞於屋

吳又移小明辰亦殂又金吾錢晉民同客會飲言未絕而亡少停  
夫人婢僕輩一刻間殂十五人又兩客坐馬而行後先叙話後人  
再問前人已殂於馬鞍手猶揚鞭奮起又一民家合門俱殂其室  
多藏偷兒兩人一俯於屋簷一入房中將衣飾疊包遞上在簷之  
手包積於屋已累累下賊擊一色托起上則俯接引之上者死下  
者亦死手各執色以相締又一長莊方煎銀蹲下不起而死又一  
新婚家合色坐帳久不出啓幃視之已殂于床之兩頭沿街小戶  
北掩十之五六凡楔杆之下更甚街坊開的兒為之絕影有棺無  
棺九門計數已二十餘萬大內亦然天師張真人輯瑞入都出春  
明不久急迫再入諭其施符噴呪經清解眠宿禁中一月而死  
亡不減發內帑四千三千買棺一千理藥竟不給十月初有閩人

補選縣佐者晚解病由看膝灣後有筋腫起紫色無救紅則速刺  
出血可無患來就着者日以萬計後霜雪漸繁勢亦漸殺閩醫以  
京銜雜職酬之明春為流氓所殺十一月初六夜崇禎帝親祭穀  
神于社稷壇秉珪就位陳詞方放發行初獻禮忽暴風且起震發  
庭燎祭燭一時傾滅不得亞款終竟不能成禮帝于黑暗中悲  
恚不測急扶上輦迅爾回宮陪祭文武各執事員役攜手扶肩如  
瞽者引裾叫喚及出西長安門星月仍然皎朗

天威示威尚無人改過從新天怒痛絕并不許人轉顧息喘可  
畏之甚有若斲乎生達斯劫前人所恨不願生帝王家者此也

又記

崇禎庚辰宮殿中嘗有一物如黑青徃來合宮宮人內監遇者

輒病遂之不見癸未京師疾時病起必有紅點在背中已羊毛  
一縷無得活者疫死至數百萬癸未冬馬士英移書南京親知  
謂鳳陽陵中有穀如雷者數月又陵中松柏數百年培養忽生  
小虫長二寸許食樹枝葉遠望一片枯黃之色甲申三月初四  
日欽天監奏帝星下移十四日壬寅起日色兩旬無光十四日  
晚風色陰慘沙塵刮天南京孝陵夜哭而十五日癸卯日色尤  
晦正陽門外闕廟旗竿劈斷十八日丙午黃沙障天忽而淒風  
苦雨良久米粟雷電交作十九日丁未陰雲四合城外煙燭彌  
天而賊入京師矣

福祿豪飲

崇禎十四年正月李自成勁兵飢困圍逼河南府城福王桐封在  
內王係萬曆第三太子鄭妃所生諱常洵晚年最愛幾欲易儲者  
河南八府惟汴梁與洛陽未破自成就食無所志在必得攻擊甚  
勁福王出宮帑募死士力戰斬獲頗多賊擗各府大將軍砲環城  
密布迅發如雷守埤將士不為少退三日後賊勢稍殺王亦慶幸  
宴賞三軍傍晚總兵王紹禹帳下新兵馳哨城堞外多呼而應諾  
監紀王昌胤聞聲驚詫追究欲責兵反扭執胡言紹禹亟馳往解  
情勢兇劣奮號攘臂謂賊在城下我等出力死守勞苦不錄叙功  
無分若撒手放開破陷與我何干那怕兵爺總爺即橫殺守堞一  
人餘卒驚走外賊已知揮刀挺戟緣堞齊上城陷馳殺縱火燬教



震天福王及由松世子即弘光與鄒太妃俱絕城走一更至五更  
搜人所殺天明滿街屍積丈高道府縣官家屬盡被繫拘留活  
口拷炙官帑惟一典史抗節見殺飢荒人相食通判白尚文墮城  
死不須臾為飢民鬻割自成搜括福藩倉庫得窖銀錢米各數十  
萬大賑飢貧時殿基下響如牛吼掘下幾丈見有大古鼎捍之不  
動仍掩焉識者謂周公定鼎郊埋鼎以鎮正其地也應時而吼  
亦天崩地裂之兆歟先是陝西有款主逃兵數百流入河南巡撫  
楊維岳留之使屬紹禹撥付守城巡撫會稿山陝總督以事上聞  
奉有嚴旨究追首惡十名內者限刻赴京梟首傳示機復外洩逃  
兵大懼乃勾賊於外潛為內應頃刻城潰福王軀復肥重不能遠  
行黎明後猶藏匿附郭民居賊兵揆執率入城內舊紳大司馬呂

維祺亦被執遇見西關王哀呼曰先生救我呂曰我命亦在頃刻  
但名義甚重王無自辱兩欲再言各道牽去王見自成詞色悚怖  
泥首乞命自成縱肆橫惡數責其罪賊中持刀撫肌垂涎咸叫一  
塊好肉遂殺焉稱重三百六十斤鬻分肢割與園中之鹿同烹列  
賊臚食謂之福祿酒飯獨維祺罵賊氣節不少挫死之巡撫隱其  
情駕言兵寡餉乏以致城陷王死帝聞報大驚大泣紳袖為濕逮  
王紹禹磔之籍其家贈維祺御史

東天福王及由松世子即弘光皇帝其後城走一更至五更  
投入研後天明滿街屍積丈高城內官家屋蓋被焚拘留  
口榜與官督惟一典史抗命見殺飢民相食通判白崇文墮城  
死不須吏為飢民營割自成棧棧糧倉庫得窖銀錢米各數  
王臨幸之際其家阻難其時也  
計黨言兵真誠之心其州王皇帝隨時大驚大越時所為數  
知勤會罷之計新酌酌辭難斯難知庫前不少對取之災難其  
與校內道難而餅重三百六十下醫衣其庫與箇中之與同京師  
元首之命自如難難難難難難難難難難難難難難難難難  
野多難甚重王無自學西然再言各與華去王具自如臨河新  
難斯亦如難難難西關王京師曰夫也難難難難難難難難難難

江夏三異

湖廣武昌府江夏縣丙辰進士榜眼賀逢聖對揚癸卯科早發於  
鄉癸丑年授應城縣儒學教諭課士供職外於聖殿丹墀几筵龕  
座每日辰起躬親拭掃肅衣冠焚香四叩風雨寒暑無間無怠三  
年如一日也先是山東有老宿乙卯夏日夢見至聖先師云今秋  
享祭在湖廣應城學醒回異之稽儒林便覽知為賀公秉鐸明年  
賀公次臚春榜楚人言其任學三年言笑不苟敬慎齋潔君子人  
也後崇禎十年大拜原未璿首癸十一年乞骸歸里舟過安慶歸  
魚嘴之江頭初則風濤驚阻次如膠然不脫舟子停棹浸水擦撐  
左右有連枝帶根樹交對扶持於舟之兩旁如生成環抱固不可  
解乃宰牲獻祭江夏廟衣冠恭揖而致詞忽焉兩樹各起枝如翅

足飛騰根如鬣鬣四旋天矯猗猗似虬龍蛟螭躍舞翔升之狀  
更可異者枝節盤錯諸處多米豆糧食布絲物料等屑盡與波作  
浪控巨浸者不知幾何年塞運行直造之傾覆短造舟子因喪厥  
躬更不知幾多若也土人鼓舞擲引登岸為立廟以祀至今香火  
不亞天妃金龍其江津遂為安流邇主從下皆建宮亦獎理之德  
番績於天壤間矣歸即隱於鄂渚之南城竹籬茅舍讀書教時微  
戶外望而式為高賢耆老之廬堂聯示微云當年難豆未忘念此  
日鬼孫莫妄思未遇時除夕無米一難換豆聊以度歲之故十六  
年六月張獻忠破陷武昌省城不分民宦五六萬人悉驅投江水  
江夏知此凶訊先備小艇儲載家口緣入墩子湖心後幾日寇復  
水陸並進無捍無禦勢不可挽江夏乃庸衣冠北向四拜鑿舟以

殉同時溺者十二親丁七八月間獻賊猖狂之極死者飄流生者  
逃徙千里無人至十一月中已經一百七十日家人在籍夢見江  
夏云我在某處橋下須來接歸明辰前訪見焉傍有直立之屍舉  
之果是不變不腐膚色如生但失去手腕云一生三異如此  
黃門燮理江妖山魅見之攝伏畏其德也

月登政府已縣王應進等相繼能成時步有前項用內言  
一年舉考及文於列行人與恩時於門下及氣中存也亦不  
曹會內有列士手數多不於外擬或為圖則以下不列如  
送黎玉田以書易符同歲實文一書自表陳州人以其符

崇禎帝踐祚六七年後朝局大異於初年至十年春夏間臺省又  
交謫溫體仁事權線索三變兩乘除矣烏程即體仁引疾歸里先  
是陝西西安府韓城人己未進士薛國觀號賓廷性褊急出詞過  
刻諫垣幾年不避諱不擇言人謹畏之烏程素為援引都人士羨  
其騎馬入閣蓋起司李擢入省轉奉常躋僉憲即大拜自十年六  
月登政府巴縣王應熊等相繼罷黜韓城得陟首輔頗用納言十  
一年舉考選改授例行人吳昌時於門戶聲氣中稱魁首外定銓  
曹會內旨別出手裁多不依外擬故為顛倒以示不測如進士考  
選黎玉田以臺易府同歲貢教知許自表蘇州人以府同易臺不  
止一人獨昌時改祠祭司主事憾極謂韓城作崇愠恨日深京邸

清議薛或有之必宣指之或批露或加詞水火實甚時帝尚嚴切  
曾於平臺召對閒語問帝曰自今朝臣通賄外致東西糜餉內  
致吏兵徇私國事紊淆生民塗炭奈何憂形於色韓城聊為解朝  
曰使東廠得人舉朝何敢贖貨苞苴之來或有所自時廠臣王化  
民造謫御座後聞之汗出浹背駭極恨極昌時又與化民久結義  
盟憂喜相商於是內外眦目竒伺韓城之陰韓城恃帝寵以坦衷  
處之亦無有格心之乎回天之術不遇入仕途來未有敢為之快  
齷者耳又一日召對帝慮匱乏言司農所入不償所出思出借助  
韓城曰外庭縉紳臣等可任由而感曉必須廢斷因言李武清富  
厚神宗母家為世勛最上亦久聞神祖幼時太后運出內帑語遂  
傳密旨借銀四十萬充餉李氏危恐安敢列現銀以上輸乃盡鬻

其室中所有又欽限追迫時奉嚴諭奈棟宇巍峻山園秀遠無人  
敢為居種不得已將小房從屋拆卸木石驟載車裝傳貯街市零  
賣民間體甚褻矣世勛舊戚人人自危於時為不祥無敢為上道  
也十三年六月小王于熱症發吐謔語高叫云吾乃九蓮菩薩  
也皇上薄待祖親行將折絕其子孫矣合宮驚怖祖太后存日禮  
佛讚揚每尊稱九蓮娘娘上所親見悔懼殊甚速傳借助之令反  
有溫諭李氏內中情事王化民知之最早急聞於昌時密令臺省  
遍笞毀斥實指其行私指其弄權特奏疏日且數上遣人奉旨擬  
諭九邊鎮將欲加獎勸乃為督責詞大失聖意詔言之嚴外傳於  
是科臣袁愷臺臣郝晉等數其擅權無上納賄有據并及其黨憲  
副葉有毅市權通賄害法徇私葉則即日下獄又逮大司農傅永

淳侍郎蔡奕琛係韓城左右手悉繫獄隨頌嚴諭五府六部大小  
九卿議處薛國觀回奏各存大體得致仕歸十二月抵里後謝恩  
奏辯云臣之得保首領還故土皆荷皇上之生成但袁愷等訐奏  
實出吳昌時指使併訴昌時致憾之由謂聖上操縱獨裁怨毒則  
歸臣下臣死亦無敢怨等語奉有聖旨則嚴切殊甚奏內事情着  
赴京訊理其中機局凶多於吉矣十三年五月韓城來京候審有  
內閣舉人中書松江人王陞彥向為韓城心腹以舊日情誼至寓  
問安稽事密談厥後希旨密伺薛帥邊過彥擒奏下獄此化民昌  
時陰謀險策設弄構成在韓城又別生一事以供人指摘按律擬  
罪當年構成者韓城在省在閣以刻薄從事時無援手可知三法  
司亦希旨趨時嚴訊煅煉加國觀候審鑽刺罪惟聖裁陞彥以職

侍內閣泄漏機密例律擬大辟八月國觀賜縊陞彥棄市陞彥係  
昌時嫡甥臨刑大呼叫冤曰此我吳家舅氏所作之孽我若說出  
大傷名教也正法後俱籍沒重錄案底常張傳天如祠祭主事吳  
昌時夫銓部而韓城死昌時得銓部而宜興亦死韓城之死王陞  
彥到四牌樓對行刑官尚不忍輕吐恐傷名教宜興之死吳昌時  
在文華殿對崇禎帝盡傾底裏不顧名節矣十七年三月初一上  
遣內監徐羔諭嘉定伯周奎后之父助餉金謝無有羔跪泣哀懇  
再三捐一萬兩上少之再往又一萬上怒奎奏后后付五千令  
足三萬奎存二千止找三千後闖賊夾打追出金銀各五十二萬  
珍幣茶酒食盃金銀器百餘萬追完殺之又首相并研陳演賊用  
極刑獻銀三萬金三千珠三斗金銀犀玉器大小八千件亦獲

夾死後出城時殺之又太監王之心常侍中稱首富上諭助餉獻一萬後賊夾打追出十五萬金銀貂鼠等物過之

宜興再召

宜興再召通內而贄幣帛者別有大力出資而任夫費霞城賀氏與虞城侯氏兩家又奔走而靈線索庶常張溥天如祠祭主事吳昌時來之也肇畫兩年徵召之絳始下時為崇禎十四年之二月六日陞見相得甚歡呼先生而不名特朝政嚴切歲事凶荒兵餉復患稅給臺省是非訐直是尚倘起沃再趨峻削盈庭重足而上無樂生懷矣宜興憂之思惟濟之以寬首復註誤舉人廣天下取士額薦引先朝故老次釋漕白欠解戶併蠲民間積逋會夏旱禁獄遣戍以下悉還家再陳兵殘歲歉年歲現年兩稅特佐功罪賞罰不踰至昭忠銘節等事向期期不予以限於格式以分委責於會典致幽明向隅茲則沛然弗吝人入畫曉忠孝節義事聖天子

所樂聞天下仰望幸來如久汚新沐宿鬱臨風之快昇平玉燭拭目在望考選四十六人悉登臺省以示寵又特請撤回邊鎮差俞旨即日沛降此尤不易得之數使天意向明安在非救時宰相即祖宗朝三楊當國豈江陵震刷燮理之術亦不過是時昌時已職儀郎必欲調文選擢百僚然擢泰正郎從無調部例昌時晚首揆如驕子乞乳母棗栗必得而後已廣為查例嘉靖時選郎卒武庫郎調入又天啓朝鄒維璉服石以職方郎調稽勳援兩故事冢宰鄭三俊立兵不肯依違於首揆者以口時故而具題十五年之八月入司時當年例臺省甄別故事省一臺二外選司道無踰額者昌時素恨臺省諸人有口無胸特為創舉省六臺十省為范士鬣韜菴李士焜又白等臺為陳蓋鳴遲姚應鼎磊齋等也一時哄

然昌時疎手初試首揆主裁於上惟弭耳就職耳昌時事權獨操呼吸通天為所欲為人言不足卸矣又冢宰得心應手向因初入都門訪時賢於總憲劉宗周念臺理正徐石麒虞求皆曰君子人也遂信之昌時於銓除補調間方欲憑臆行權為創見趨新事會十月二十日為首揆半百誕辰擬舉觴大內周后以皇親嘉定伯雲路公奎新通族譜亦備壽儀外庭則畫文武遍海內不為首揆添一籌者非情也不意初十日下午有造謠失守之傳言首揆不信曰塞郵將卒為糧儲欠發誰造浮言以劫司農套也十一十二兩日果寂然首揆恃寵宴樂以坦衷處之非別有折衝之能運帷之妙不過謂庾造中不信達此坎珂耳十三日早辰薊州難民環鎗而來知保定告陷矣蓋北入勁兵累條初十進口五更破薊城



即謹聞其四門內不得出外無馳報故京中以進口為得言十三日五更齋所掠而出口者向北方發劄而揚刃者馳南畿輔左右設駭禽飛崇禎帝震怒謂邊將不足恃遂撫撫無可保更恨郵牒不傳塘報無聞兩撫馬成名潘永圖一鎮唐鑑成建而誅之怒未霽也日御文華殿勅凡獻策陳言直入無禁布衣董廷獻亦得親承聖語後有一逃奴貂裘錦衣入對妄言亦蒙賜免主係勲衛當獲特奏梟之而止特諭事非機密不得上奏與部覆昌時雖私計欲送不得不暫斂手於是首揆之華筵綺席亦變為干戈鐵馬九門晝閉大小文武分撥坐門外入羽書一日曾陷名城二十六首揆為之無色聊效楊嗣昌故智使僧道百人建大道場於石虎衙衙口上奉法華第六卷十一十二月滿城人如處甕中十六年正月

朔禮應輯瑞十三省方岳無一至者二月春闈并無人言及至三月中外來者聯鑣路慶平安內應出者有三選文武俱已給免又外轉司府等官五百餘人俱結隊而去遠近日有次承麗等信路店雖兵毀並無兵馬相值為不更事之說者傳宜典之言謂舊冬勁入之兵已潛出塞外人皆駭疑至四月初一孟夏祭事後赤羽反自南來舉朝宴安將已兩月又復大驚大恐如上年十月中蓋北來大兵自十月入內至今四月將二百日身不解甲馬不離鞍困乏思蘇乃於三月初一入營州養馬人皆休卧所獲所歸再為束縛却次如是匝月所以出入人俱未遑營州地境四面皆山春暮草茂宜牧馬云四月初五下午帝臨平臺召三相國詞氣甚厲朕欲親征首揆跪奏臣願代往上不言上視仰首側搖首揆起陳

演總之云首揆閣務殷繁臣可去仍側搖不言陳起蔣德璠下跪  
臣實可去復如前蔣起首揆不得不再跪請出帝回顧冷笑曰先  
生果願往朕在宮中看過奇門正在此刻一朝出門直上東行慎  
弗轉西知首揆寓西當時無一料理又不得謝恩而出東至齊化  
門權坐城樓題請隨征科道部屬兵科方士亮御史蔣振宸職方  
尹民典戶部劉嘉績及勤王已到四鎮劉澤清唐通周遇吉黃得  
功初六日至通州駐城內北返勁兵自南而來踰河越城者東起  
津門西至涿鹿亘三百餘里橫排齊擁車載牛駝不盡自蘆溝橋  
一處渡河也遠近城樓之砲日夜不絕首揆在通城一無事事惟  
內驚面諭之諄切四鎮亦不出通城一無事事惟外驚出口之驕  
嘶隨征四臣伴首揆四鎮更一無事事惟近驚城垣之脆薄再驚

兵將之寡懦聚晤間瞭望側耳時棄武講文尊師呼弟迭為賓主  
宴飲博奕歡聯彼我早晚二時隨事隨聞必進二疏皆飛報大捷  
實未出城一步一矢相加後人有賣口放出之說以誣首揆不亦  
寬哉大抵四鎮膽怯勤王本意主靜不主動隨征四臣無敢創言  
出戰見鎮臣蹈履反過雍雍從軍指示自應點點首揆休休容容  
從來不強人所不能不陵人所不欲况開隙圖功便是暴虎馮河  
此所以靜守一月四翔內外表裏不知我為結也倉卒視師可以  
御將遣兵乎宮中看奇門揮閣臣向東不敢不從聞外慮荷戈也  
走又是難局幸不出耳出則必敗所損所責又當何如五月初六  
日烽火宴息各處解嚴通城文武又慶太平停越四日整旅還朝  
作勝歸狀時為初十之上午先入文華殿陛見歡迎親手扶握慰

勞備至告假休沐不允十五日奏聞臣羊酒陳壽二相國懇辭陳  
伴食無狀貽我皇憂方負慚愧願收威命首揆亦辭上獲其請特  
涪州知州武進吳方思入覲在京見印抄頓足致意曰聖眷榮矣  
十八日諭吏禮兵三部查閱臣視師凱旋優禮之宴如何隆重各  
兩進其儀俱駁情禮未盡二十三日午刻傳諭大小九卿申刻平  
臺候旨屆時接出則議處首揆之嚴諭謂首輔周昶儒奸貪詐偽  
大負朕躬着各議處回奏時首揆尚卧內閣兩人扶出小轎而歸  
明日各臣會集西掖門右府之空室向得其頤盼而驕語中庭者  
今不啻口訾之筆殺之亦不知如許議論三年來藏於何所競發  
鬪勝以至如是旨意落於勛臣疏亦略存體餘皆已有旨了六月  
初一辭陛於棋盤街仍與路費一百兩後叅者日甚在當年之最

暱左右平者詞更慘毒如袁彭年等各自為地恐人論及自別非  
周之黨故蔣拱辰考選時意欲得省時值及萬蔣其未半以西臺  
與之憾焉亦以同鄉及門之誼過望宜典也朋比為奸一疏事款  
多實吳昌時七月二十五文華殿親獻即日逮首揆十月初八抵  
京寓順城門外之二廟自疏願戍衝邊不報同朝同鄉無敢下一  
援請語十二月初七五更昌時棄市首揆賜緡齋勅大金吾駱養  
性向在閣時金吾必拜首揆為師以便稱呼今首揆為付後事不  
了駱欲回奏恐限時刻則閣其橋而跪于中庭高聲大呼曰老  
師天明矣老師天明矣回奏即得旨解縊收其帛焚焉十三年之  
薛國觀停解一月亟出戶外宜典再召之局方結  
明崇禎之待宜典畢竟無體制總有別聞而責成邊何所不可

必使自盡豈不欲見其面也三月十九何以相見于地下宜與  
幸早三月倘見煤山人所以議之當不止是崇禎帝欲殺宜興  
使後來思奮誰料三月十九之晨欲借宜興徐商片刻不能也

烏程歷錢

明高祖罷設丞相朝政大端事歸六部權尊天子二祖時勤勵無  
傍落迨其後萬幾不獨斷睿智不恒操無相名而勢有所趨仁宣  
二代太宰第一蹇義華蓋學士次之楊士奇太宗伯次之夏原吉  
謹身殿又次之楊榮正統景泰間太宰宗伯權相似楊溥張輔然  
在正統中貴王振專內在景泰司馬于謙專外內閣尚然無體天  
順復辟武功氏徐有貞專政雖不久輒蹶而相端萌成化中相權  
首次之局大形萬安李賢劉吉弘治間首次以官叙不以權異丘  
濬劉大夏其治世之象歟正德不親政太閣劉瑾介冑馮昂爭操  
閣臣辱懦萬安焦芳甘為之役嘉靖入紹秉歸內閣首次大分永  
嘉張孚敬貴溪夏言分宜嚴嵩靳鄭高拱華亭徐階江陵張居正

輩首次懸天壤又極水炭而用各水火此王世貞鳳洲憤其乃翁  
忤忠愍公之典刑叙成首輔傳而冠之曰嘉靖以來也至萬曆啓  
禎三帝揆席紛囂快擠成風有市道所蓋稱者十年選拜之憾三  
年伴食之誚與世日遷矣如琴川錢謙益拔齊與若雲溫體仁員  
嶠弱天濬地終身沒齒受壓無忝勢局有不能擺脫者焉溫登戊  
戌科進士選庶常錢庚戌科探花皆年少登科錢以甲第傲門戶  
勝視溫蔑如計宣麻大拜但守歲月無頃路軼異人剪錢之局過  
盛於溫初錢之貳於浙也又有竺神宗尸位殿試後小嚙宮報辰  
昏錯出大內首臚業已定錢甚至司禮謹身俱飛帖致意傳臚前  
夕戶外轍不停也錢亦過喜而安心焉天曉後湖州韓敬求仲其  
進呈讀卷官望尊力勦又乃翁紹約齊廿年廷諫司禮多莫逆交

且錦步帳實可聞石崇首臚竟易吳原有宮報錢遂憾極後木天  
同署自宜修鼎甲歡款同榜誼不二年韓懼察典黜閒散韓亦自  
憾極辛酉夏大宗伯題直省典試位錢湖廣懇辭謂楚贄涼薄地  
遠情疎近求兩浙亦以素與浙人語借此德加并自尊臨耳時求  
仲林居思計多暇泛擬七字經詭托牧齋友使遍東西浙之入闈  
時髦人各私與戲以觀其去取嘉禾錢千秋得一朝平步上青天  
之句千秋獲雋浙人皆慶名士不終詘謂牧齋得佳士求仲又力  
主撫按讚今科文盛將全場硃卷限刻登梨表彰人文冬末春初  
京省廣布禮垣張允儒魯齋係江右辣手磨勘平步青天等字浙  
人復為慈惠亟入告幸票擬容情下撫按究擬千秋實貧而才非  
儉而財擬傳會試經房總裁與監臨提調俱不染議時東林品候

言金  
三  
蒸蒸釜上氣漸人斂祗避牧齋歷宮坊裕如宴如崔魏時稍露麟  
角得祗職編氓穀價更燦如煥如屈指昭雲端揆虛左無疑不三  
年信王登極璽織畫掃首舉枚卜牧齋列名第一此金甌必得夔  
伯所首尊也員嶠為特局不與岑望雖深竟未掄及憾極焉乃與  
對壘之師亟糞青天舊案謂結黨欲君執法徇私應置重典帝喜  
素嚴不下部院乃集大小九卿中左門召對面詰時法令初整天  
威嚴赫錢謙益口訥氣阻故無詞以對准叩首委云不知溫體仁  
亢詞質辯且聳聽帝顧左右禮部侍郎周延儒上言關節事自真  
大學士錢龍錫為辯云關節或有與謙益無涉帝有怒容曰關節  
既真彼為主考豈得脫卸龍錫不敢再陳遂命擬旨一番廷獄氣  
盈氣歛大分庭還帝心已許溫體仁剛斷後六年眷寵基於此矣

翼日奉旨謙益既有物議着回籍聽勘千秋法司嚴審後千秋遣  
戍謙益閑住於是牧齋里居築東西廡為菟裘與同邑省垣瞿式  
耜稼軒矜尚名節慎立交與撫按督學嚴重之公私事呼吸相通  
者皆曰正人崔魏黨鍛羽潛窺不敢問時朝局又變機穀龍錫罪  
遣員嶠特召典樞密東林誨學氣不揚有常熟地棍張漢儒者望  
風生事起釁賣刀竟赴京訐奏謂錢瞿二臣橫恣江南喜怒操人  
材進退之權賄賂握訟獄生死之柄三黨九族無不詐之人與賂  
通番無不為之事侵國帑謗朝廷壞漕儲危社稷門生故舊列于  
要津鳴寃無地官幹豪奴滿於道路攫奪公行等語時烏程正陟  
首揆票擬旨意十分嚴重緹騎紐解法司勘問抵京下獄矣先是  
常熟又有奸民陳履謙以門族爭產事在撫按二院晚錢瞿聞說

峻却不允因懷恨伺隙計峻漢儒思探大利在京候審志得氣揚  
固有顧忌捏造款曹和溫謠語柔順下手知錢瞿秘密不惜重資  
兩保無虞似萬金可飽行橐其所云款曹者牧齋曾為故太監王  
安撰奉旨建祠記今東廠曹化淳出安門下內侍極重衣鉢自德  
牧齋宜款之求其力主斯事和溫者牧齋與烏程宿有舊隙宜有  
以和潤之令其於票擬間寢致斯事款和二說播傳輦轅人皆疑  
嗾東廠訪奏其實摘發奸狀一併會審大司寇鄭三俊玄岳力主  
鋤邪秉公實究奉旨下部張陳各一百棍立枷三月錢瞿釋放第  
四日張陳二奸俱斃于枷猶掘地立埋枷仍滿日始去則骨月與  
水土同腐矣在牧齋雖于名節無虧而園扉半載營費幾萬兵虎  
狼騎卒同寢食於青齊道上刀筆吏孽奉報太平甚非所樂見聞  
也向以為局甚於溫畢竟命不及溫溫首相寵任五載有餘錢惟  
抱膝行吟擁柳如是選刻明季詩文雖黃古今人物而已後接韓  
城三年宜興三年并研一年以迨國亡牧齋無門出山直至弘光  
踐祚奮袂彈冠少窺黃閣之選士林卒以此少之

飛黃始末

萬曆丁未進士福建翁為樞號瑤槎辛酉壬戌間出守鎮江伊子  
吉昂通材也與周介士簡臣兄弟為年通家友後吉昂恩貢授瓊  
州教授日在瓊臺通惠泉聚談彼與鄭之龍兒女至戚言其胆智  
材畧非懦將債帥所窺一班者倘過張江陵必為再起之威德先  
惜無人知之鄭之龍號飛黃福建漳州府之漳鎮人離城六十里  
濱於海父兄皆府掾飛黃年十八因中葺亭為父日擊持棍怒逐  
奔海上舡知父恨篤急未可歸舡又刻期掛帆乃慙巨商攜往海  
外飛黃妓媚嫵順音律擗蒲靡不精好同抵日本日就高主宴飲  
歌舞時主室有文君悅之即國姓成功生母也再一年前艦復至  
乃附歸所娶所生姑留日本至中途為海盜劫奪飛黃隻身隨艦



貨作千金分與主寨之守領顏振來海有十寨寨各為主飛黃之  
主又主中主也停年年主有疾疾且死九主為之瘞祭飛黃乃注  
求其主曰明日祭後必會飲意欲求衆力為我放一洋獲之有無  
多寡係我之命煩緩類懇之主如言衆情允樂劫得四缸貨物皆  
自暹邇來每艘分其半九主重信義畫界之富境十主矣海中以  
富為尊主亦就列飛黃升為十寨中之一時則通家耗輦金還家  
置蘇杭西京細軟寶玩典販琉球外國等物沿海州縣搶掠一空  
以裕島中酒米時崇禎六七年間事兩廣總制熊文燦會同閩粵  
兩撫密畫勦除以靖海隅遣巡守兩道洪雲蒸康承祖參將夏之  
木張一傑先駐潮州海角之道山調集搖幢蠻黎與土漢軍勇入  
海會擒不三日兩道兩將為飛黃取下海寨一督兩撫乃蒙其詞

會疏乞撫飛黃亦日醉道將於洪波巨浸中忍之侮之康以老疾  
卒於海三月有餘端揆同大司馬司禮兵垣方即俱主招撫倭故  
漳州參將以安鄭之職聖諭下頒時以十萬佐之飛黃挾三道將  
登崖就職制臺兩撫叙功加銜飛黃以倭產見贄各懷惠德飛黃  
乃腰金黃蓋特恩却劄品埒司道出自欽授父兄增貴戚里為榮  
漳潮泉汀有司村鎮向驚不測之搶犯今乃荷賴無恐其在海九  
寨首傑為劉香蹈飛黃故轍仍為海邊患飛黃知其技力窘乏視  
風色之東西潮頭之上下窮逼遠擊幾無泊處香甚恨焉訪飛黃  
在漳鎮選遣心膂直搗飛黃之室或殺或擒窮了局以杜後患飛  
黃特見就計假歡曰我自就撫上岸為貪官污吏束縛無奈正欲  
仍未入夥今衆義來邀喜不可說即遣眷口珍重登所乘之舡并

錫鐵器械海中所需必欲取之市者無不席捲飛黃曰室中酒肉甚多何不暢飲啖空而去速令治具取精饌烹美者恣為飽淫後則數拳高歌更為碗酒塊肉極量忘懷海中來黨至醉極酩酊矣醉而酩酊者腰刀快斧掛壁倒地或眠或坐笑詭罔顧忽聞鳴鑼門皆反鍵銅頭鐵額生力勇猛從屋飛下斫殺支解無倖脫飛黃仍命舟中取上家口解脫來人衣甲家人披掛駕彼來舡飛黃挺立桅下開舡迅往劉香遙望本舡與駕舡服飾再睨舡前獨峙果係飛黃大喜呼曰來矣飛黃拱手而應曰來矣立躍上岸乘其不備舉刀奮斫劉香既殺精勇之士隻影無歸餘皆跪降因席捲香蓄復來漳鎮其八主皆為飛黃勁旅從此海島寧靖通販洋貨內客異商皆用飛黃旗號無倣無虞如行運河半年往還商賈有廿

倍之利撫按又為報功再陞漳潮副總後至崇禎末年欲得全閩正鎮齎銀十萬貯京師大小司馬手長胆怯無敢啓齒弘光朝馬士英進之以五等之爵封靖海侯至福建隆武朝倚之為尚父疏陳有一子鄭森在日本隆武立為己子賜姓朱名成功不久飛黃亦歸投

本朝赴盛京

門鎮西去五月又從石墩徑至崇德殺掠而去乙卯海濱首辛五即入浙西據松林乍浦其黨葉麻而在崇德首功知崇德陷寨擁眾數萬人薄城下城陷俘戮數千人蔡也即舍令快王翠翹歌而行酒時胡御史宗憲方巡浙東星馳至崇德取酒百餘瓶飛黃亦訪之倭中藥死者連年餘出江江匪仍督泰將盧燈應與餘人

本傳其海京  
亦謂針  
東自一千曉森亦日本創有立為子千顯披米各攻心不之張黃  
士與與六公五管一備桂能城對至而軍制左限前之然出又蘇  
五藥獲銀十萬兩京前大小同萬千身即封無姓皆齒心失傳馬  
計之味無對又為海心再則戰艦區區至崇蘇末平海皆全陸

倭寇始末

倭寇之起嘉靖間新安人徐海同其叔惟學友人汪直葉宗滿等  
往嶺南市易貨物飄洋到日本等國貿易折閱計窮惟學將海質  
於倭主貸貲易貨回復勾其彙入寇嶺南惟學被指揮黑孟陽殺  
之倭立責海償貨海約內掠以償癸丑六月入嘉興海鹽乍浦等  
處甲寅二月劫海鹽龍王塘轉攻嘉興三月從峽石至崇德過石  
門鎮西去五月又從石墩涇至崇德殺掠而去乙卯海偕酋辛五  
即入浙西據柘林乍浦其黨葉麻向在崇德貿易知崇城備寡擁  
衆數萬人薄城下城陷俘戮數千人暮屯郵舍令妓王翠翹歌而  
行酒時胡御史宗憲方巡浙東星馳至崇德取酒百餘瓶置毒藥  
誘之倭中藥死者過半餘出汪江涇仍督叅將盧鏜總兵俞大猷

率浙直狼土兵大敗之朝廷遂拜胡為中丞海等久屯柘林乍浦  
丙辰出寇嘉興皂林時中丞又奉命代張督府經甫八日麾下兵  
止三千及叅將宗禮所部兵八百人事急檄禮與裨將霍貴道率  
五十人突之殺倭百餘禮令嚴肅自崇德至皂林未及炊兵皆枵  
腹忽疾風傷火藥又外無應援禮與貴道皆陷倭乘勝圍桐鄉胡  
督府引兵至崇德集諸司問退倭計崇德呂希周歸安茅坤議遣  
辨士下海諭汪直直遣養子毛海峰款定海闕謝罪督府又遣華  
老人說海降海怒將斬老人所舉妓王翠翹解其縛老人歸告督  
府狀乃又遣羅中書詣海說降陰賄王夫人翠翹令德應之海遂  
遣囚自謝因邀督府犒遂解桐鄉圍上南至崇德而去會葉麻與  
海爭一女子有隙復遣謀說海縛葉麻陳東以獻諸酋遂怒且疑

矣海流賊滋蔓之由

念縛麻東有功率首百餘胄而入平湖城求

流賊之起始于裁驛遞驛遞之裁倡于御史毛羽健成于科臣劉  
懋羽健娶妾甚嬖其妻乘傳至立遣之來速不及預防羽健恚極  
遷怒于驛遞倡為裁驛夫之說而懋附和成之驛遞一裁游手千  
萬人倚驛遞為生者無從得食相率為盜遂至滋蔓闖賊得以招  
集之流毒中邦覆滅宗社兩人首禍萬死不足贖而實釀于一婦  
人嗚呼女禍之酷伏于衽席可不懼哉後以計殺海翠翹深以為  
督府所責負海意不自安海死王見執督府欲以賜順義酋長王  
辭曰我所以不即死者為爾輩負約未與爾聲言之也今既如此  
寧爾負我不可負海赴錢塘江而死





萬計元宵放燈真珠燈有高大四五尺者珠皆顆重分許華蓋飄帶皆衆寶所成帶下復綴以小珠燈大尺許者四十九蓋宮中諸殿殿各有數燈雖與正殿稍殺然貴重則不異也自殿陛甬道回旋數里悉有石欄欄有蓮椿椿各置琉璃燈約數萬蓋遇宮文成羣嬉戲觸墜十餘蓋頃即宦官易去矣冬天處處設火爐合宮之中約有數千具皆金銀為之至于皇后甚尊而甚勞晨必先起請安俟帝起又請安行禮晚必先令宮女至帝所設拜具繼至而拜俟帝卧然後辭去勅免則不至矣若帝入正宮亦須迎拜唯謹若妃子宮女輩則甚逸樂皇后平居則選能詩畫博奕彈射蹴鞠等藝及工絲竹歌唱者約三十餘人自隨帝則方巾朱履隨意往來語言嬉笑與常人同宮人食不隔餐衣不見水金珠盈囊服飾不

記其數逾宮闈大變亂以風而出無敢有所攜者回首當年如同一夢今日至此悲感何極遂流涕不能復言步外界畫一方城于城內十字斜正分作八城賭者各寫或十兩五兩三兩不等各占城為頭者將銀豆金錢八寶等投之落于禁城者收衆城之所落于衆城者衆各收其所擲至戊午年即失撫順原等城此已作先兆矣

都城西有藍靛廠萬曆間始建西項娘娘廟于此其地素穿下時有狂人倡為納土之說從此都城男婦不論貴賤筐擔車運囊囊馬馱絡繹如織捐土進納以邀福利處女妖妾借此恣遊身坐中各懷土袋隨香楮往進一時狂奔如此數年遂有遠陽捐地

萬計元宵放燈真珠燈有高丈四五尺者珠皆顆重分許並畫  
帶皆衆寶所成帶不復綴以小珠燈大尺許者四十九蓋宮中  
殿殿各有數燈雖與正殿稍殺然貴重則不異也自殿西甬道回  
旋數里悉有石欄欄有蓮榻各置琉璃燈約數萬蓋通宮文成  
羣嬉戲觸墜十餘蓋頃即宦官易去矣冬天處處設火爐合宮之  
中約有數千具皆金銀為之至于皇后甚尊而甚勞晨必先起請  
安俟帝起先請安行禮晚必先令宮女至帝所設拜具繼至而拜  
俟帝卧然後辭去免別不至矣若帝入正宮亦須迎拜唯謹若  
妃子宮女輩則甚逸樂皇后平居則選能詩畫博奕彈射蹴鞠等  
樂今日至此悲感何如道而弗不論辭言則方中朱履隨意往來  
信其建宮闈大變腐風而治無煩休故辭林回首當年世同一

賭城捐土成識

神廟宮中偶興作料城之戲于御前十餘步外界畫一方城于城  
內十字斜正分作八城賭者各寫或十兩五兩三兩不等各占一  
城為頭者將銀豆金錢八寶等投之落于禁城者收衆城之所占  
落于衆城者衆各收其所擲至戊午年即失撫順開原等城此戲  
已作先兆矣

都城西有藍靛廠萬曆間始建西項娘娘廟于此其地素窪下時  
有狂人倡為納土之說從此都城男婦不論貴賤筐擔車運囊盛  
馬馱絡繹如織捐土進納以邀福利處女妖妾借此恣遊身坐轎  
中各懷土袋隨香楮往進一時狂奔如此數年遂有遼陽捐地之  
事



客氏淫寵

客氏者光宗乳媪也光宗少長客氏先導之淫宮中舊例內監與宮女各配夫婦自漢已然謂之對食宮女籍內監貫辦內監籍宮女縫補偶俱相比無異民間伉儷客氏姿色妖媚即中宮張皇后端麗非凡客氏且能間之客氏心喜魏忠賢之狡黠先與之私通蓋忠賢得奇術生啗小兒腦腸道復生忠賢又引宦者魏朝共私客氏熹宗于夜半特給客氏與忠賢為妻二人在帝左右播弄非一又况外廷紛紛其為招權納賄熒惑聖聽多矣善乎御史周宗建之疏曰昔漢楊震于靈帝初年爭執王聖之弄權左雄于安帝初年極諫宋娥之專寵齊世祖天祐初以陸令萱之蠱惑卒至亂其國凡此三君召光致禍皆由保婦其言可謂深切矣天啓二年

九月賜魏忠賢客氏各金印一顆方二寸四爪龍紐玉筋篆文每  
印九字分作三行一曰欽賜顧命元臣忠賢印一曰欽賜奉聖夫  
人客氏印每顆金二百兩御用監製造中書篆文內官監製置金  
龍印盒一時伺旨獻諛糜費數萬金藝越名器無所不至又非止  
一印矣查萬曆二十四年乾清坤寧兩宮俱災皇后寶璽焚于其  
中及四十二年分封福王之國例有皇后及本生皇妃戒諭一道  
須用寶璽鈐識神廟軫念財用匱乏命御用監以梨木雕刻皇后  
寶璽施用之中書謝稷摹篆上木終皇后身不補鑄造乃客氏以  
一乳媪特鑄金印賜之賢于皇后遠矣如此舉動安得不亡

心葵藝語

董心葵名廷獻武進人農無力商無本工無藝士無學見貧賤人  
憐之富貴人傲之性好賭呼盧客盈座以米提之多寡次上下客  
謝之曰爾見吾有銀百萬與皇帝坐金華殿講語也其藝語如此  
年逾三十餬口我不過不脣向勝己者作乞憐計視延陵尺土非  
彼結宿場偶代友人坐糧艘至京且携家室數口寓長巷時在天  
啟初年與篋頭劉姓者各內室而合外戶兩內人結為姊妹歡彼  
有一女董有一子締婚媾心葵則浮浪以度日給口之外不能贏  
一銖以心葵材智欲佐東林如汪文言劾奔走勞取中翰拾芥耳  
揆朝端局將中變置之至如崔魏客三氏教索智囊士懸厚幣高  
爵若心葵躡座自尊珠履上賓又村水山不久已之寧白眼操手

視彼炎涼倏忽榮枯旦暮如雁鶴細翔寥曠下界也劉姓者魏璫  
微時曾為櫛沐幾次作世外談稱知識得時後無敢望見顏色一  
日璫遊海洵為野便於郊劉適遙過其傍亟呼劉篋頭何不來服  
事我劉趨近側跪稟不敢魏最喜與故人話舊亦喜所識窮乏示  
恩施予乃問曰爾認字否對曰不能曰數目字可曉曰勿曾讀千  
字文百家姓十百千萬字能握管為之魏曰可矣吾欲於琉璃橋  
北蓋造無梁藥王廟一座爾主收碑收灰發價記數明日進衙門  
領銀是矣劉復叩頭而去歸商之董心葵因共有其任為之召窰  
戶課仄商構石作與木工畫規定式呈正魏璫璫俱依擬營繕董  
率暮年而後成在魏支費二萬餘收放領取劉悉自為主裁不與  
心葵分權計羨入事成之後劉仍為舊業而已心葵亦不著聞姓

氏於其間時京師有姓冉者家頗豐人命事詞涉東廠魏璫心艷  
其富欲下手難其局冉走別竇劉篋頭介紹通冉附馬為族兄弟  
稱以附馬力致意東廠遂寢所欲魏心御之細訪來因劉篋頭指  
教也因大怒喚入厥陰令奉勇一揮而致其命屍亦不得歸心葵  
與劉妻實無從詢耗一月後劉妻亦病殞於室心葵棄理喪葬併  
其室為一家不意床下覆金一釜計三千兩心葵乍驚方悟劉為  
大有心人以我為浮浪不羈共事一年而不同心以示也然劉亦  
未識董之發晦養潛董念家計維窘若輕發京人側眼疑不祥且  
亦僅此三千且慎之後見兩局顛覆崇禎登極時事更新線索攷  
覲計殺施遐邇必附青雲士偶過石虎衙衙有延陵會館門歌牆  
缺入內縱觀草滿階除壁掃龍蛇坐屋見天傾廊積地蓋綠萬曆

四十餘年宦局世風崇尚樸素貪索名高寓此館者初則門榻為  
薪總則椽檻佐費前人葦席遮穿後人則拆三并兩更為一至於  
廣筵長夜之器用主以情借僕以奸賣空空如也燕居趙女之密  
貯內妬不容外胆不敢冷冷然也清淡簡率儉嗇鄙陋官於此屋  
爭品屋亦因此官而告頽風雨之際反應走出以避狂驟更防顛  
覆以全性命心葵私計曰此奇貨可居也乃罄其三千金飭除整  
葺馬門楣輪奐堂宇弘深邃室仍分內外繡榻各有東西秋登半  
間牙籤之架可抽眉塢金穴百萬之歲莫窺真是金馬玉堂之紫  
府宣麻調鼎之沙堤延陵尊爵屈指伊誰時陽羨之周將介枚卜  
敦請而奉為主室始而駭總而感後則安焉敬之愛之尊之信之  
千金萬金之托一言九鼎之信內外事委任而授教焉此真奇賈

哉三千金買一狀元宰相由是三公八座上揖其履翰銓臺省恭  
聽其音感歎勳班常為好會之主爵厥司璫衛時領榜蒲之狂稍  
考選誦盈千盈萬金諾有神手挽回殿審係出生入死當場慣微  
言解散凡進長安札牘必投之為主人鹿脫之轄晚設之衾室為  
窄而借廡於寺院者幾半城竣局領音與解鞍陳情者趾相錯也  
然心葵立品溫溫自守絕不作矜張狀大小禮節必曲致以及朋  
之誼造其家和好如歸宿之再宿必再懇留窮途亦肯贈仕宦中  
往還多有負其千百者又寬解嚴衛運卒之密網毒刺救滅門殺  
身者甚多幹辦之能周后知之內庭衣飾事宜與宮闈位置時遠  
尚衣局巨璫咨其料理皇親嘉定伯雲路周公倚為左右手如是  
者幾二十年人最不可及者不欲一官羈身布衣而已十五年十

月初十日烽火照京崇禎帝御文華殿許直言入告心葵以布衣  
廷對賜坐賜點問修練儲備四事外州縣有司果否實效作何堵  
禦趨勤王兵心葵雖無奇策奏進亦稱臣拜殿曲盡溫和叩辭時  
仍懇勸宣諭事或危急須不時進講雍雍成禮與盡辭聖容多怒  
茲則霽顏目送向日藝語果如其願也斯時若以塵情世俗之見  
處此隨事叨任內省兩臺可即刻授廷獻久惡縉三耕故撤仍以  
布衣謝恩歸家而已宜興再召魯兩遺棄抵里公即亦大痛懲齋  
賞之僕謂賄致多金必奴輩誑誘後遂留京盡寄心葵家三年中  
亦不計數矣後流賊進彰義門不數武便得此種旺財為之齋者  
何巧耶宜興於六月出都後心葵為蔣拱宸疏繫獄候審十七年  
三月十九日城陷至順治三年三月有外人之兵不過三四十人

宿其外廷索食索料心葵適從外歸因與爭哄謂供應不及時心  
葵曰我非當官應值有無多寡係我賠小若竟不與何如兵曰不  
與殺你心葵曰爾敢殺我衆兵曰便殺何如遂殺焉兵亦他去不  
知何來何將也

董心葵脩葺會館實為道學之功臣較汪文言依附道學反啟  
道學之禍端損益萬倍之與為汪也寧董

附記汪文言初名守恭歙縣門役長貯充庫胥竊藏擬戍逃入  
京父事太監王安內外交通事敗又擬配改令名納中書為左  
光斗魏大中之幕賓後典刑

西洋來賓

大西洋十字架教主利馬竇也萬曆三十年由廣東東興率其徒  
龐迪義龍化民等五六人至五羊城轉入八閩迤上金陵自言來  
自大西洋國路遠十萬里海九年海水崇卑有上陞於天下及於  
淵之高下亦如地之低昂初出千里鏡自鳴鐘舉重莫法諸事件  
較大明國賢愚萬倍更出歐邏巴與地固接大明國僅掌中一紋  
東南大海固不如也留都臺省駭極喜極口讚力勸心皈依爰尊  
為西儒至為西土聖人再出渾天儀量天尺勾股法莫時測度  
卜影景星諸談立說與更莫能識其隱又曰大統曆已壞會須修  
之更是驚奇胸包天上之天目廣地外之地因咨送燕京引之達  
御覽遣大索伯馮琦琢庵叩所學疏曰歸化陪臣再曰西儒來賓

又曰鼓吹休明觀文來化利馬竇等非臣非民而曰竇也改曆之  
議談不齒寒境承首善書院之室主為門戶被擊顏其門曰修曆  
局畢竟修之一字為改字之底本宜其三十年後遂為通微教師  
之尊主嘗見千古來掛冠東門瞻視異常重華二十日享福無不  
歷驗明末幾年夢夢之人征逐夢夢之天惟此利馬竇一人實為  
清朝頒曆之人非明朝修曆之人君臣上下未見有鑒識品題畢  
竟定為如何人者則竇之而已又萬曆末年至泰昌天啟并崇禎  
御宇一十七年在京師遙望東北夕陽時候紅霞照地光焰騰爍  
無日不然愚夫俗子訝為牆外燒荒文人墨學占為亢旱風霾又  
云蒼龍黃潤十年後五穀豐登皆非也今日思之物華天寶猶然  
彩炳微垣出震發祥寧不燦儲東海 清興以來邦國祥禎匪可

言紀至侯王宰執岳牧將帥以及郡伯郎官偏裨執戟何一而非  
誕育於遼東握符乘勢於中原吳粵等處者則當年之紅雲覆蓋  
固吉星官耀降生出世或尊或卑或先或後三十餘年而紺絳常  
綿致今日修圭執爵者雲蒸泉湧無艾無息也嘗讀稗史北宋政  
和年間轉運使蔣頴叔謁泰明徐神公慨論世事紛紜神公曰天  
上也不靜將遣五百罪星下界分作宰官二十年後果有靖康之  
變又劉誠意少年時赴西湖友人之約有異雲起西北劉詳視久  
之忽大言曰此新天子氣在徐淮間二十年後吾當輔之同飲者  
駭狂妄觀此一代之興自有一代之天一代之人勝國之耳目自  
贖耳明季無人於西洋利馬竇來竇徵之  
附記利馬竇大西洋人奉耶蘇教十字架者耶蘇為仇人殺身

之具也奉其教而必著架圖於門首思其難而以敬天為事也  
教無父母惟尊天寶入京師建天主堂于宣武門內堂制狹長  
上如覆幔傍綺疏藻繪詭異供耶蘇像像係彩飾平畫望之如  
塑貌三十許人左手執渾天儀右又指若方論說狀鬚眉豎者  
如怒揚者如喜耳隆輪鼻隆準目若矚口若散右聖母堂貌若  
少女手一兒耶蘇也衣非縫製自頂被體所供香鐙蓋幃修潔  
精美其入京為萬曆之辛巳卒于庚戌年奉旨以陪臣禮葬阜  
城門外三里許

項周惡遇

項煜字水心蘇州府吳縣人乙丑進士文章名世時尚六朝子書  
項則靈空清轉堆砌之風應時丕變黌宮與較學使者從不擲三  
人外子丑聯捷皆掄魁選庶常清華中又特文彩異眾明試館課  
出必紙貴誥勅詞命拜恩家以得水心應制為榮兩人春闈甲戌  
榜元李青竹君癸未榜元陳名夏百史皆出本房堂重識尊月旦  
之所宗也崇禎十七年春己進宮詹築沙東釣意中事亦樵指間  
事三月十九流賊破帝都傳聞李闖登極詔噴血語一夫授首四  
海歸心比堯舜而多武功較湯武而無慚德吳門友謂非名筆不  
能未幾闖賊驅勦江以南擁立弘光全閩士民習俗雖靡一種貞  
心勁骨素最赴義爭先聞又有請下江南疏擁子女以承歡之句



亦不問提刀人氏持水心華椽廣履烈付一炬至水心數十年來  
門生年故非不遍滿天下斯時回首乃誤與癸未門生新庶常介  
生周鍾潛匿金沙係介生世居地奈介生與祥里多齟齬最悍訐  
又端以事外身議成敗者先聞介生從賊宗親鄰社方振學拳營  
唾沫蹴踏第慮接見無期不謂攜侶而歸遂殺罪致討併項擒解  
囚服泥首禁陷金陵詔獄一月餘西蜀高倬杖樓以南回卿會推  
大司寇莊任三月披牆見情恨介生平日談忠說孝假仁義以罵  
天下者二十年乃提出會衆開新毛板選勇勇卒痛責二十以快  
人心即日題請同先時亨武愷三人肆市正法周鑣雷演祚勒令  
自盡亦緣左右無匡救之策故耳時瑤草馬士英秉政事皆游移  
功令雖著五等從賊罪水心獲助餉例近地門生斂集三千金上

戶部得出獄高係乙丑同年特開一網云寅夜過金閭踰西越技  
四明之二馮元颺元颺又伊弟元颺係新科門生館之卿庄戒殺  
晦毋示人影奈所攜僕從不飭縱恣結歌跳舞罔忌月明夜靜呼  
觴揭調殺微暇適惹水子矜積怒欲言者已久會難髮令下遂號  
黨揭竿趨項寓而甘心焉擁送入縣衆意亦無甚深仇縣令為癸  
未科維楊王玉藻衆無力庭訊無詞胸膈殊甚絕無發揮衆復  
擁出斯時不免拳勇交加矣繫西門外之太平橋自上擲下橋高  
數仞潮水湍激亂石以研索端仍挽於衆矜之手抽搜數過顛觸  
於波回石嵌者數刻衆為鼓掌曰真是項水心也元颺聞信急奔  
救解已氣絕不及矣歌舞僕從自為奔竄無有顧問主屍若何者  
此癸未進士南京刑部主事寧波水榮旭雲登兩事皆經目擊之

言也至周項臨賊初念甚有足取者周主王百戶家王擬同周巷戰而死事迅不及主人自縊周亦投繯是矣徐為一友與僕解馬固守泣勸以為萬萬不宥不可今已造成中興世界何苦以中興名宦甘讓別人周猶擲身倒床顧友入曰吾豈前世殺爾父母奈何不成我之大美其痛言如此項則與倪元璐鴻寶馬世奇素修並街寓倪馬殉節項有蘇友勸成大名遂與縱飲俟醉自殺身後事痛哭流涕奮書已盈握陽呼鬼錄頃刻分途矣忽有甲戌門生黎志陞子方馳馬排門大呼入朝今日魏徵非老師無人新任山西學道隨賊進京者水心怒恨矢口毒罵彼竟挾之上馬其僕素與介生之僕為好友喜顏奔告黎亦遣兵促周勢押而去傳聞從賊皆後來轉境然亦從未入朝志陞報名銓職刻入縉紳而已志

陞對闖賊反云項周是被門人項周在志陞寓慘顏痛飲呼天嗟氣頃書奈何奈何周書如何如何者幾匝月酒後清晨爰聲多於強笈即登極詔詞皆家鄉親友冀其死難生光梓里為不克副望借以污蟻然百口莫為之辨也臨難時明曉大體愛人以德難其人矣周則誤於友僕之救解項則幾成於蘇友之慫恿一壞於門生之馳援再壞於家奴之嘯歌使兩人遂其初志文清文忠之溢美當共倪馬諸公輝映千古矣未嘗不認識其理未嘗不身為其事天不肯以全福予人也生為名士死為忠臣文章節義存歿爭光若倪馬諸公三代至今有幾人哉死為忠生為逆命也欲死不既生又死皆命也文章名世命非好也春秋責備纔見命之不好也亦皆命也到此地位功名富貴不欲聞父母妻兒不欲見惟

願即刻赴冥叩彼蒼縱付我上半世之福慧者何心枉枉我片刻不欲視世者何律殺人多術此為極刑人孰無死死所不甘項水心縱不死難成大名若使無黎周二門生安知今日不猶然享福周介生縱或從賊彼之力量有餘功名自在只因悞歸故鄉便走絕地致累房師孔子曰危邦不入金壇固是羅刹地試看壬寅年合城縉紳盡皆滅門可知

甘夢泉首

宜興陳一教礪雲廉憲也二子長於秦太來次於鼎琪華次先戊辰入翰林長後辛未登狀元一門富貴盈滿已極居鄉不飭其家人致民變兩翰林湔職未幾礪雲捐館於秦亦不久繼之於鼎以父兄素不合於鄉儲居京口己亥年海寇上金山於鼎則手書招戚友慈惠彈冠后海寇就戮脩隙者達其字蹟於當道逮繫詔獄以所禁之室沿出入路人聲嘈雜日難靜坐夜不成寐百計營求無畧幽邃處苦口懇提牢主政為指獄底空地乃自構小精舍一椽以居之初入之夜時值新年張燈遣興暢飲更餘就枕之后僻靜深遠夢魂惚恍日高方起時為辛丑年正月某日也徐出視外寂無人聲異之四顧因監各展房間如矣更異之急前趨叩獄門

門亦反鍵蓋駭馬呼問外人人反驚訝獄內何尚留人昨夜三更時分恩詔大赦在獄犯人無論已結未結盡行驅釋齋詔官猶恐遲誤出入高呼者三豈獨無耳耶曰移入後室肆赦高呼夢沉不覺也然獄門不可擅開罪犯不得再出會須上關再吃提牢具情說堂大司寇勉為具疏叙述前因為海寇事 旨意嚴重即日處決矣一晚之安息竟成百年之大夢孔子曰素志難行乎患難還須再讀也

嘗聞陳礪雲威時族姪陳於庭報陞都察院左堂礪雲聞之曰左堂右堂不如我家三郎四郎蓋泰鼎將露頭角時也由今觀之鼎元翰撰駢發一時父子兄弟科甲蟬聯反非吉兆昔有尊宿赴湯餅之宴席中傳抱新生之兒尊宿熟視舉杯祝之曰後

日必定做教官主人微有不愜之色尊宿曰教官自然有壽耳戴官帽掛錦繡張蓋蓋體統不與貴郎吏員伍又壽而官者自能教子孫讀書書香不絕矣寧非好兒孫耶合座首肯首肯哉尊宿之言也陳氏之狀元翰撰不及一教官萬萬矣

此類乃之非亦能辨不及一燈百萬萬矣  
千絲鬚書書香不絕六率非此豈能辨合豈古昔古始真前之言  
百計惟難難聚蓋豈豈不與貴而也員而久書而守林守林守林  
日必矣然籍可主人端亦不辨之馬商商曰端守自守自守自守

燈廟二市

明朝京師燈市廟市即西北中原等處俗說趕集東南關粵等處  
趨墟是也燈市向設於五鳳樓前後從東華門外廟市則起自刑  
部街之東隅教坊下繞北延至都城隍廟綿亘十里其期燈市則  
每月之初五初十與二十廟市則月之朔望與二十五燈市先為  
燈設也正月起于初八至十八再過晚始散燈賈大小以幾千計  
燈本多寡以幾萬計自大內兩宮與東西二宮及秉刑司禮世數  
現感文武百寮莫不挾重資往以買之多寡角勝負百兩一索廿  
兩一對者比比燈之貴重華美人工天致必極塵世所未有時年  
所未經日者夫抵閩粵技巧蘇杭錦繡洋海物料選集而成若稍  
稍隨俗無奇不敢出也至珠寶古玩香綢磁錦等貨貿易市動

說餘談往

李

經千百豪華局面富貴氣象人欽帝都如此自世道變古將三厘  
銀置一盞梅花紙燈堂前清供家無優宴夜不設席自以為道心  
不亂水操可掬燈賈由是解體燈本逢此虧折皇店酒樓氣索神  
冷止舞大頭和尚以鬧街遺興此非樸茂乃衰薄也所謂金吾不  
禁徹夜遊行之事無有矣燈市窮京師遂愀然無色廟市乃為天  
下人備器用御繁華而設也珊瑚樹走盤珠祖母碌貓兒眼盈架  
懸陳盈箱壺貯紫金脂玉犀角伽備商彝周鼎秦鏡漢匱晉書唐  
畫宋元以下物不足貴又外國奇珍內府秘藏扇墨箋香幢盆釧  
劍柴汝官哥猛約穩洋緞蜀錦宮妝禁繡世不常有目不易見  
諸物件應接不暇維彼碧眼胡商飄洋番客腰纏百萬列肆高談  
日至一期官為給假使為留車行行觀看列列指陳後必隨之以

扶手擗之以箱匣率之以紀綱戚友新到之物必買通用之物必  
買奇異之物必買布帛之物必買可以奉上之物必買可貽後人  
為鎮必買妾媵燕婉之好必買仙佛供奉之用必買兒女婚嫁之  
備必買公姑壽誕之需必買冬夏著身之要必買南北異宜之具  
必買職官之所宜有必買衙門之所宜備必買未從稱允不避人  
元置辦山積無人敢議自世道變古有其用有其力不欲有其名  
心所愛夙所訪至期必欲置又不欲露人之耳目竊覘其好尚當  
日不出者十之七八曰不見所欲此心不亂偶出而遊行低頭清  
看問價飽眼而已使坐賈巨商怒目怨視莫格法焉高閣束置由  
是遠近輿販之人裹足不前鉅奉深藏之客閉風土道惟有奉處  
二三老圃荒場廢墓種值胡歌纏葺匡藍充塞街衢印有一二擺

設俱已破爛雜碎物不成器價不盈貴者廟市窮京師遂夫窮欲  
如漢之壩上唐之曲江宋之上河千百不及其一即金人之蔡州  
猶藉商賈貨物元兵攻圍百計夫應固守三百七十日而後散非  
若明朝之京師軍民官宦皆為朝不謀夕聊且苟存之營業宜乎  
流賊一到而崩潰掉首不顧棄之如敝屣也  
有清明上河圖之想猶為勝事

